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七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曹淦階

蘇學士集卷七

宋　蘇舜欽　撰

晚出潤州東門

京口古雄處昔年嘗此過風流看石獸人事共江波河轉路疑盡日斜山更多城樓壓天半回首恣吟哦

無錫惠山寺

寺古名傳唐相詩三伏奔迸予何之雲山相照翠會合殿閣對走涼參差清泉絶無一塵染長松自是拔俗姿

二邊羌胡日鬬格釋子宴坐殊不知

過蘇州

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隂晴緑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羇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櫂區區暮亦行

吳江亭

氣象清雄天與鄰世間不合有埃塵擬將累句酬佳景只恐江山解笑人

秀州通越門外八九里臨水多佳木茂樹以便
風不得停舟一賞愴然爲詩
密樹重蘿礙水光珍禽無數語琅琅驚帆瞥過如飛鳥
回首風烟空斷腸
秀州城外九里有竹樹小橋予十八年前與友
人解晦叔飲別於此今過之景物依然而解
生已亡悲歎不足復成小詩
當年共醉此橋邊道舊狂歌至暮天得句旋題新竹上

移舟還傍亂花前君埋塵土骨應化我逐風波心欲燃
落日長號感人事沙頭寂莫上漁船

天章道中

畫鷁低飛湖水平高低樓閣滿稽城人遊鏡裏山相照
魚戲空中日共明盡是荷風香不斷忽逢溪雨氣尤清
籃轝却上蘭亭步猶鳥雲蘿伴此行

望太湖

杳杳波濤閲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大禹寺

鑑湖盡處衆峰前寺古蕭疎水石間殿閣北垂連禹廟
松筠東去入稽山坐中巖鳥自上下吟久溪雲時往還
我厭區區走名宦未能來此一生閑

杭州巽亭

公自登臨闢草萊赫然危構壓崔嵬涼翻簾幌潮聲過

清入琴尊雨氣來疇昔江山何處好生平懷抱此中開

東南地本多幽勝此向東南特壯哉

宿錢塘安濟亭觀潮

支肘聽潮聲喧豗久未停隨風過漁浦江東地名伴月出滄溟鰌穴候時滿胥神果有靈連天卷雲霧徹曉下雷霆

拾櫼游心倦憑闌醉魄醒誰窮造物意擬訪酈元經

使風

長風天外來十幅健帆開仰首飛雲合牽心翠竹回開

觀水知性靜與睡為媒始覺撈舲快疲駑亦可哀

松江長橋未明觀漁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横映逺汀濤面白烟昏落月嶺頭殘曉混疎星鳴根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鼊腥我實宦遊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笭箵

新開湖晚霽

霽霞飛盡失西東水入天光浩氣中籍籍輕帆一遊鳥似乘風力上虚空

九日汴中

旅櫂出江湖漂然迹更孤風波數破膽時事一長吁聞說西羌使猶稽北闕誅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

淮中晚泊犢頭

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

韓忠憲公挽詞二首

才發經綸地心開忠義源朝端遺盛業泉下閟英魂儲

禁追封美儀曹集謚尊他年還駟馬餘德在高門

中臺典故明二府弼諧成車桂身方佚舟移世共驚霜風吹縞帳野月照丹旌寂莫都門路傷哉如昔行

詔獄中懷藍田髙先生

自嗟疎野性不曉世塗艱仰首羨飛烏冥心思故山剛來投密網誰復爲犂顏寄語髙安素今思日往還

湘公院冬夕有懷

去年急雪灑窓夜獨對殘燈觀陣圖今夕悲風撼軒竹

又來開卷擁寒爐禪房蕭灑皆依舊世路崎嶇有萬殊

原本缺

離京後作

春風柰别何一櫂逐驚波去國丹心折流年白髮多脱身離網罟含笑入烟蘿窮達皆常事難忘對酒歌

荅和叔春日舟行

幽人漂泊興無窮弄水尋花處處同春入水光成嫩碧日匀花色變鮮紅静中物象知誰見閑極情懷覺道充

寄語悠悠莫疑我五湖今作狎鷗翁

答子履

㙮翼下層雲飄然江漢濆蒼蠅休聚謗白鳥已爲羣銀鄉晨思美松醪夜酌醺生平同得失此日又逢君

舟行有感

忽忽賞節物區區何所歸天陰鳥自語水落岸生衣客況知誰念人生與願違東風百花發獨採北山薇

淮亭小飲

山氣復清淮亭臨亂石開旅愁無處避春色為誰來酒賴啼鶯送歌隨去雁哀相攜聊一醉休使壯心摧

淮中風浪

春風如怒虎掀浪沃斜暉天闊雲相亂汀遥鷺共飛冥冥走陰氣凛凛挫陽威難息人間險臨流涕一揮

壽陽開望有感

維舟亭下偶登臨下蔡風流古至今遠嶺抱懷隨曲折亂雲行野作晴陰幽人憔悴搔白首啼鳥哀鳴思故林

觸處塗窮何足慟直回天地入悲吟

阻風野步有感呈子履

輕舟留滯已春殘攜手栖栖田野間盡日東風吹百草有時雙鷺下前灣古來少見如君困世上應無似我閑抖擻塵襟莫回首謗書終不到溪山

過泗水

五年六經此仰首歎勞生山是往時色人皆今日情機心去國少塵眼向淮明物理吾俱曉漂流安足驚

和丹陽公素學士晚望見懷

古郡登臨足勝遊使君才調更風流過雲送雨海山暗斜日催蟬江樹秋屢辱嘉招嗟放棄又傳新咏慰淹留霜天乘興當西謁共醉城尖四望樓

送子履

一舸風前五兩飛南遷今去別慈闈人生多難古如此吾道能全世所稀幸有江山聊助思莫隨魚鳥便忘歸君親恩大須營報學取三春寸草微

題花山寺壁

寺裏山因花得名緐英不見草縱橫栽培翦伐須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春睡

别院簾昏掩竹扉朝酲未觧接春暉身如蟬蛻一榻上夢似楊花千里飛嗒爾暫能離世網陶然直欲見天機此中有德堪為頌絶勝人間較是非

覽照

鐵面蒼顏目有稜世間兒女見須驚心曾許國終平虜
命未逢時合退耕不稱好文親翰墨自嗟多病足風情
一生肝膽如星斗嗟爾頑銅豈見明

病起

吳天搖落奈愁何病起風前白髮多爭得松江變醇酒
拍浮終日恣酣歌

秋懷

年華冉冉催人老風物蕭蕭又變秋家在鳳皇城闕下

江山何事苦相留

秋曉聞鶴唳一聲

落月銜西露乍零竹間孤唳入青冥未知蟋蟀緣何事牀下徽吟不暫停

中秋松江新橋對月和柳令之作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横絶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沈沈卧綵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病中得杜丞相見寄詩感而有作

易毀唯遷客難諧是俗情愁多怯秋夜病久厭人生委順聞之舊衰羸見者驚新詩如接侍吟罷涕淋纓

滄浪懷貫之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澹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桐君又暫來還徑去醉吟誰復伴衰翁

蘇學士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八

宋 蘇舜欽 撰

和彥猷晚宴明月樓二首

溪聲來從一氣外樓閣插在蒼霞中豔歌横飛送落日哀箏自響吹霜風低昂黛色四山顯淩亂纈紋疎樹紅憑闌揮手問世俗何人得到蟾蜍宮

落晚天邊燕席開溪山相照絶纖埃緑楊有意簷前舞涼月多情海上來香穗縈斜凝畫棟酒鱗環合起金罍

自疑身是乘槎客泛徹銀河却欲回

依韻和王景章見寄

歲律崢嶸臘候深一天風雪卷愁隂故人默默懷交意逐客棲棲上國心千里相望空盼盼當年下吏阻追尋咄嗟謗口鬨高誼披豁羇懷見雅吟學道元將樂窮困浮生何必計升沈世間機盡知難避往着圖書可自任猶得雲山開醉眼可無俗物撓沖襟鵬來閑暇何須恠鬼見邪欲豈易禁楚客留情著杳草啟期傳意入鳴琴

夫君自上丹霄去莫忘雲泉寄好音

荅仲儀見寄

前歳京都吏議諠勁弓摧翮雨連翩男兒窮困終歸道世路傾危自有天雲壑已通塵外意茅齋仍得自高眠寄聲吾舅無相念今作江湖九館仙

雨中聞鶯

嬌騃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黄昏雨密東風急向此漂零欲泥誰

滄浪亭

一逕抱幽山居然城市閒高軒面曲水脩竹慰愁顏迹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秋雨

陰風攪林壑驟雨到江湖白日不覺沒繁雲何處無樓吟涼筆硯溪夢亂菰蒲聞說京華盛汙泥入敝廬

中秋三夕對月

三夕月俱好清光惟望多風應落桂子露恐減金波念

昔歡娛極如今羇旅何窮猶不相棄夜夜伴吟哦

懷月來求聽琴詩因作六韻

正聲今遒矣古道此焉存商綏知臣僭風薰見帝尊雄豪尚餘勇淡泊忽忘言緐極殊無間來長若有源已能通變化直可探胚渾此理師應得西風獨掩門

送黄通

浪遊天下訪知音健節亭亭耻陸沈當日拜官隨鶴版此時孤宦入蜮林羇愁雖得著書樂風物能傷遷客心

顧我冥頑入瓦石爲君分袂亦悲吟

秋宿虎丘寺數夕執中以詩見貺因次元韻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醁酒聊驅萬古愁峽束蒼淵深貯月巖排紅樹巧裝秋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還自羞

滕子京哀辭

雲霓收壯氣星象卷英魂賢去人何賴才亡世不尊論兵虛玉帳問俗失朱轓自爲知音絶低回慟寢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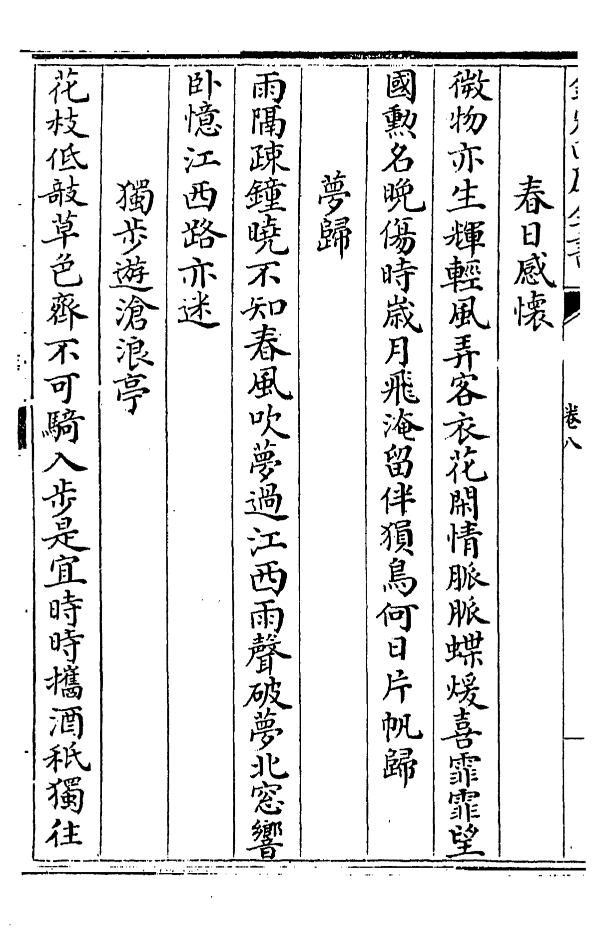
忠義平生事聲名夸敵聞言皆出諸老勇復冠全軍冥
莫知誰主賢愚豈更分江頭送丹旐哭向九華雲

寒食招和叔遊園

異鄉風俗傷嘉節久客情懷喜友人共挈一尊諸處賞
誰家得似故園春

春日懷舊遊

羈旅怯春風風光上國同情如花有約愁與酒相攻雨
外傷飄燕樓頭羨去鴻西郊遊冶地誰復醉芳叢



春日感懷

微物亦生輝輕風弄客衣花閑情脈脈蝶煖喜霏霏望國勲名晚傷時歳月飛淹留伴猨鳥何日片帆歸

夢歸

雨隔疎鍾曉不知春風吹夢過江西雨聲破夢北窻響卧憶江西路亦迷

獨歩遊滄浪亭

花枝低敧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擕酒秪獨往

醉倒唯有春風知

初晴遊滄浪亭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陰晴簾虚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

滄浪觀魚

瑟瑟清波見戲鱗浮沈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羣魚樂虚作人間半世人

遊招隱道中

揚鞭望招隱塵思漠然收雲接青林合泉蒸碧草流疎鐘傳別壑晚日動前樓嘉遁平生志吁嗟得暫遊

揚州城南延賓亭

亂蟬咽咽柳霏霏獨上危亭俯落暉江外山從林下見城中人向渡頭歸風烟遠近思高遁豺虎縱横難息機出處兩乖空自撓傷哉吾道欲何依

吴江岸

曉色兼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消鑠盡回首尚心驚

晩泊龜山

南灣晩泊一徘徊小徑山間佛寺開石勢向人森劒戟灘光和月瀉瓊瑰每傷道路銷時序但屈心情入酒盃夜籟不喧羣動息長吟聊以寄餘哀

滄浪静吟

獨遶虚亭步石矼静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戸野蔓盤青入破窓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沈江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醇醪不滿缸

丹陽子高得逸少瘞鶴銘于焦山之下及梁唐諸賢四石刻共作一亭以寶墨名之集賢伯鎮爲之作記遠來求詩因作長句以寄

山陰不是換鵝經京口今存瘞鶴銘瀟灑集仙來作記風流太守爲開亭兩篇玉蕊塵初滌四體銀鉤蘚尚青戕久臨池無所得願觀遺法快沈冥

遊雲上何山

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

石礙飛泉咽復流遍嶺烟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

雪上

玉人擕手弄秋英尋徧池臺見月生小杜有靈應羨我今為閒客此閒行杜詩云願為閒客此閒行

冬夕偶書

謾走聲名三十年亦曾文采動君前玉顔皓齒他人樂獨守殘燈理斷編

寒夜十六韻答子履見寄

風雨夜寒新空齋感慨頻詩書窮不放燈火靜相親眺聽時懷土低摧動畏人魏文詩云客子常畏人漫書成咄咄遠吠猒狺狺念昔離憂患唯君共苦辛漂流數千里會合十餘旬各閔傷弓翼聊同煦沫鱗誰知公治罪衆笑伯龍貧隔絕今一水睽離將再春嘉篇數爲貺尺牘亦相珍倚伏時難定屯亨理亦循翎埋猶有氣蠖屈尚能伸邦國方登俊江湖且放神不憂知在命任重莫如身白首

襟期遠青雲志業均陶然任元化慎勿損天真

獨遊曹氏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徘徊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容似嫌閑客入梅含應待主人開贊謀盛府方投刃捍患長隄正展才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倒尊罍

小酌

寒雀喧喧滿竹枝驚風淅瀝玉花飛霜柑糖蟹新醅美醉覺人生萬事非

送人還吳江道中作

江雲春重雨垂垂索莫情懷送客歸不憤東風促行棹羨他雙燕逆風飛

題廣喜法師堂

我爲名驅苦俗塵師知法喜自怡神未如歡戚兩忘者始是人間出世人

詩僧則暉求詩

全吳氣象豪詩思合翹翹風雅久零落江山應寂寥會

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好約長吟處霜天看怒潮

闗都官泒山四照閣

勢壓蒼崖險可驚攀雲半日到軒楹旁觀竹樹回環翠下視湖山表裏清漸覺愁隨烟靄散只疑身有羽翰生他年君拄朱軿後蠟屐卭枝伴此行

清軒

誰鑿幽軒刮眼明湖中嘉處更禪扃龍聽夜講寒生席鷗伴晨齋暖戲庭水月澄明應作觀雲山濃淡自開屏

我公亦爲留奇句此地人間合有靈
　其爲世所棄困居於蘇平生交遊過門不顧長
　安侍讀葉文不以秦吳之遠高下之隔閔此
　窮悴特貺以詩然韻險句奇不可攀續仰酬
　高誼強抉蕪音
公鎮西都擁劇權遠嗟窮苦寄新篇氣雄迴出關河外
句險空驚魚鳥前玉帳夜嚴兵似水茅齋春靜草如烟
才愚榮悴皆殊絶自笑相酬更斐然

暑中閒詠

嘉果浮沈酒半醺床頭書冊亂紛紛北軒涼吹開疎竹卧看青天行白雲

寄題趙叔平嘉樹亭

嘉樹名亭古意同拂簷圍砌共青蔥午陰閑淡茶烟外曉韻蕭疎睡雨中開戶常時對君子遶軒終日是清風盤根得地年年盛豈學春林一晌紅

西軒垂釣偶作

曾以文章上石渠忽因讒口出儲胥致君事業堆胸臆
却伴溪童學釣魚

夜聞笮酒有聲因而成咏

糟牀新醱響泠泠敲枕初聞睡自輕幾段愁悰俱滴破
一番歡意已篘成空階夜雨徒傳句三峽流泉無此聲
只待松軒看飛雪呼賓同飲甕頭清

秋夕懷南中故人

向夕依闌念昔遊蕭條節物更他州池平不動天深碧

月色無情人獨愁千里江山幽信絶一場風露敗荷秋
征鴻急急知何事斷續哀鳴過不休

蘇學士集卷八

蘇學士集卷九

宋　蘇舜欽　撰

上三司副使段公書

某謂士之潔矩厲行施才業以拯世務者非秖蹈道以爲樂上者覬聲名次者倖禄賞至於餓寒其體膚枯槁巖穴之内犯刃兵塗裂肝腦殭於行陳者亦皆然惟知道所爲不妄矣其有挺然立事謝絶世嬰遠舉而不顧者幾希其人哉有誠高矣亦烏足著爲風教哉故朝廷

張爵位君子以名稱重輕而沮勸之道行無狀行無狀一旦射合時利而位可得也名則道矣蓋名之發惟精識者尸之不私不隱不以榮辱遷爲得符天下之正義雖小人好惡淆其間不能奪也其何爲者輒有此論竊自念幼喜讀書弄筆研稍長則以無闘爲恥嘗謂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言也者必歸於道義道與義澤於物而後已至是則斯爲不朽矣故每屬文不敢雕琢以害正然而法章民事一未知其牙櫱偶奏賦上前得及第

命宰以蒙才兩月以家難離官下邑民遮道助嗥泣又歎息有若惜其去者念政無所及心頗媿之及幽居長安百口飢餓遂假貸苑東之田數頃躬耕其間故播斂之早晚塍畔之出入質契之昏明豪弱之交侵訟訴之構官司之辯皆親嘗之而又律令詔敕奇請重複傅比之文無不徧見雖條目緐滋皆可類舉靜念思之政必有悖於法不安於民者居常惻然及終喪還都下伯父至自東莞首言道遇閤下盛譚蒙邑之治其恍忽自失

伏念閣下正峭明察重其許可一言之賞不可妄得是必有所過聽也嘗能竄一巨豪杖殺一黠吏此外特庸庸所爲耳閣下不以善小棄之特爲置齒牙間時尚或以謂楳使權者故當察其屬之否臧而進退之私心未甚德也去年夏初又得京兆司録孫甫所言如伯父時始至此邑鄙懷聳然自謂令職在甸内去京師不數舍朝有施爲而夕聞焉上府多士如段公之樂道人善者故有焉況法章民政稍貫於昔益勵精力以事事迄今

踰年吏民雖信而當塗之稱道淺鬧焉而又符檄督責終日憔悴而救過不暇惘然自疑何智於前而愚於此會太公弟至云閣下前過邑所論如甫書始聞之如瞶者之決得聽鐘鼓之奏喜過感極輒欲泣涕以知大君子勤勤獎借終始之不懈也李習之云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久則如勿譽閣下既知而又譽之譽而又久之夫何幸哉且世有獲薦寵推延之賜者必皆順顔承辭親被指役隆寒苦暑趨走左右未有上下相

絶未嘗一拜稜威乃冐埀慈詢察因片善而稱道久而不渝者此爲難也使其之名一落人耳不至沈滅於時者閤下之賜也爾後知舉世見毁不足動懷也嘗欲特詣前以寫此懇爲邑事所繫不得勇往故憑文字以謝襞積之抱萬不一宣傾望恩德顛沛于是氣律兼潤炎暑差早伏望上爲社廟善保興居

上范希文書

某觀古之烈士受人一言一顧之重不計巳之能否事

之重輕指命無向而不入或促其禍敗累於所知者多矣然史氏稗說皆輒以之稱述其事而警厲偷淺某竊謂其勇敢敦氣節則有餘至於成就大計趣道與權則不足矣故某自少小迨於作官所為不敢妄必審處已之才能而傅會於道人雖不知自信甚篤且久矣昨者朝廷以閣下才謀絕世負天下之重望倚之以究西事故閣下闢置幕府收策志慮英犖之士以自廣益以兵者重器資羣材以共舉一失其任則折衄報之而閣下

誤有聽承將引猥瑣置于左右委言垂意發於顏色某非不知依閤下之重可以取光價而自振起設臨幾事不能有所建弼恥也有所建弼而不合於義不行焉亦恥也况於輕撓哉反是則不惟虧損閤下之望某終身可廢無所容焉是以上犯盛意懇激避辭者蓋在此也然某雖至冥愚內荷閤下之顧夙夕感慨思有所報昨聞閤下以張存不才自求守延州物論喧然以閤下領經略之權自可往來陜右進退在已延州逼近賊鋒而

能舍安逸以就危隘雖古人不逮也又或云閤下居長安統二於人不能明白立功名將高舉遠去以自異此二塗未必中閤下之度以某觀之旣白張存則不得不自請但裁授之制有所未安何者以閤下爲經略則自陜西以至於邊徼斥候皆可處置在延則局守于一州於他郡不接矣他郡不接或可不能仰置關中事蓋關中之俗大抵彊悍豪忍又形勢險固出於天下今方盡取鄉民籍之爲兵得操弓兵以自肄習往來道路與寇

賊不辨小人少思慮加之氣俗又得此利器幸而歲常豐父兄家老聚居可約束不幸少歉父兄不能保有其子弟必將人人依險以自快則其將奈何邪況朝廷前有意令其自衛不率以戰令條約煩細又迫驅之以向敵人頗失望有天下而失人以信後將何所恃焉昨者延安鎮戎殺害民畜不可勝紀死氣結戾不判必能變亂陰陽之和今雖少稔恐來年宿麥不登民必狼顧矣弱者流轉殭者化而為貪賊則心腹自有疾矣閤下居

延州雖能制昊賊之命係虜其種族逐之絕漠而遁亦何救關中之事邪故某謂西羌不足憂憂關中也近日竊聞鄜郡數勝頗得馬畜屠其柵壘火其聚積朝廷即時越次以賞其勞使人得自有其所得軍聲稍振士百其勇以某觀之古之善禦戎者豈特是哉蓋務訓撫吾民使安其業不以非義動扼其衝塞絕其牙市閉之沙漠之外使其隙且困則破散之晨鈔夕盜與競寸尺之地非大國之體也某反慮將佐不知此事銳而少思狃

毫髮之勝中其詭譎而所喪必大蓋兵家之法必以餌驕人而後取之況羌夷常以伏奇包衆勝中國當此之際閤下能部勒諸將分乘險阻不使習小利以爲功持重其體而死其姦謀不憚曠日而使之内潰此孫武所謂善之善者也況夫體幽静則謀精而威氣張鋭則令煩而隨閤下立謀而首令者也以身繫安危可不慎哉若能去延州之狹以自任撫關中之人以示信而又沈逺變動則何敵之敢先哉縣料古人所難況其淺識而

欲上贊遠略然區區之誠腷臆於内萬覬一得以補高明撫斷之餘特賜省閲幸甚窮邉寒苦乞加護練不任懇激之至

應制科上省使葉道卿書

三月日某謹齋祓百拜獻書于省使龍圖閣下某觀前古之士欻然奮起於賤庸之地建名樹勲風采表於當世者未始不由上官鉅公推引而能至也故儒其名者必奔走貴勢之門以希光寵而取重焉然有位之德望

重輕亦因收士多少而後定設國有緩急則審處變故推擇門下士以屬任焉或資其策慮以自廣小則補吏大則同升于朝以故士皆雕瑑節行緣以文采譪譪而進至使敵國異方聞風畏之猷殺未形之患此其所以爲得也然奔騖誇𫏋扇動流俗苟竊虛名以自耀高位者或私其所與朋比自植肆然攬爵賞之柄此又所以爲失也本朝監其失進退天下士一決於上考文藝則謄書餬名衡文之學靡以行實相雄長公卿亦闔無所

顧接蓋蔽賢之罰不及焉上下隔塞不交忘經遠之業此又今之所以為失也故近年賊羌暴逆節廟堂圖帥西攻思所以折衝制勝者惘然乏其人以至詔書數下猝猝求索而才者未甚出凡近之器往往入充其選蓋朝廷取士之路本狹在上者不以汲善為意下士又以造謁為之恥故驟閡而無得焉是古今得失相糾惟賢者為能析其果其為性本迂拙不喜事人事名雖在仕版而未嘗數當塗之門竊服於道二十年矣前世之務

當今之宜粗志其一二然雖與周旋者亦弗敢吐以自表見閣下以高文閎才都盛位而某以吏屬時得趨蹌左右未始敢開詞動氣及於局事之外非唯輕肆是懼亦且束於世教也今幸天子下一尺書羣延四方特起之士某輒欲以空乏鄙陋之資冒然自進竊念科試甚重朝廷虛竚以須異人無似妄作虞爲識者所不與今幸人未暴聞故敢以私習論五十篇上浼聽覧非敢希企獎引之賜但覬一言以斷進退之惑精識所嚮洞照

不隔干瀆威重俯伏待教不任惶恐激切之至

上京兆公書

某才到闕下數日聞河東地震壞廬舍殺人馬畜不可勝計始聞驚駭不自定徐念臺諫官必有極言時病以救天變者既而踰旬無聞焉又以謂河東守土臣必有上陳消殺之策使朝廷省悟而有所發置者及是經月又無聞焉某雖迷暗於事不通古今竊謂天地災異莫大於此災異之作未嘗妄也今中外循嘿不以爲怪使

陛下忽天戒而不答民畜横罹其凶食肉者豈不畏懼而能忍也時雖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嗚呼其奈何邪又人以才業爲上所知自員外郎不六七年擢任至此天下所共聞雖所歷必盡精力夙夜孜孜不懈然未有赫赫報國之迹爲天下所共聞而稱道者今所屬有此災異故當夏思本朝建言時病以箴之不可懷忠不發默默緘口如常常者所爲蓋今爲上所知天下所想望號端直者惟丈人與孔諫議范吏部耳孔范皆以言得

罪惟丈人昔在廷中議論必行擢拜又過二公度此不言則他事無足言者竊恐負陛下任擢之意而隳天下之望也君子之爲不畏時王之罰而畏衆人之議或衆議喧譁不可蓋塞則雖終日九遷亦足羞也茍有獻納慎無後於他人實區區之望也至於鈴東小吏期會簿書非大賢事業幸委之幕府進讜言以求弭災異宜在今日也況忠雖在畎畆不忘其君無以疏外爲詞謹馳此附聞幸留意其再拜

上孫沖諫議書

某嘗謂世之急者教也教之久則困弊而不流柄天下者必相宜以救之救失其宜則衰削潰敗而莫得收昔者道之消德生焉德之薄文生焉文之弊詞生焉詞之削詭辯生焉辯之生也害詞詞之生也害文文之生也害道德夫道也者性也三皇之治也德也者復性者也二帝之迹也文者表而已矣三代之采物也辭者所以熏從秦漢之訓詁也辯者華言麗口賊蠧正真而眩人

視聽若衛之音魯之縞所謂晉唐俗儒之賦頌也噫三代之際救得其宜故治多焉三代之後不知所以救故亂生焉然上世非無文詞道德勝而後振故也後代非無道德詭辯放淫而覆塞之也故使厖雜不純而流風易遁誠可歎息夫文與詞失之久矣烏可議於近世邪况敢言道德者乎然而典策之興治詞之法不越此有言而又筆之者斯亦可尚其志此有素未嘗暴發於流俗前以召笑侮茍非遇大賢君子智識度越則縮跡避

訕碌碌走趨之不暇也竊惟閤下宇量拂世業問追古
放言遺懷剖昏出明銳然欲掌引大物以曉聾衆而起
前獘其故敢繕寫雜文共八十有五篇求爲佐佑又用
此本原原論以先之蓋叢殘屑淺之說不足詭聽覽也
自公餘閒乞賜一閱實區區之願某再拜

上孔待制書

某月日某謹再拜獻書知府待制閤下某竊以自夫子
沒迄今數千百年其教混淪閼誕冗格上下斯須不可

亡天地得之日星光明不闕食山澤棣達而不童涸幽則治鬼神顯則嚴君親使萬物各安其分而無窘暴之心者誠至矣哉造物者宜世生哲人以熾厥後長國者宜不絶侯封以尊其本昔漢世韋賢家傳一經猶繼為公相定國斷獄平允猶高大其門况聖人之後者邪故閣下幼而淑質長而令聞其學奥大而不雜其言謹峻而切事是天以明粹精剛之氣鍾於閣下將令紹述正教而衍大之天下士人實有望也觀乎自結人主冠映

當世濶步臺閣端持紀綱弗顧諫以僥譽弗枉節以求黨姦凶之朋脰縮面汗緦緦然不敢抗法度閤下有力焉其典吏部也盡刮宿獘專以白黑善惡為己任坐束吏手日隳濫階伸賢而屈不肖雖三公為之不出於是奈何醜正多徒害能以謗既而去職識者題之其使匈奴也專對以禮嚴乎若神不妄言而謟笑不槃辟而雅拜尊本朝而抑外夸得古良使之風焉噫閤下之事業既已顯白而朝廷之用未克天下之譽未洽留滯方屏

浸移歲律其竊惑焉得非納士未廣介潔無助者乎夫有助者庸人可以獲聲稱無助者君子必也受訾辱古人詡詡而汲善渠渠而下士是致德義日益引望實日益隆憂患無自入焉如支體之䕶首目枝葉之蔽本根而籓垣之嚴室廬也晏子春秋曰夫子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季路原憲侍血氣爲𤸇志意未達仲弓卜商侍德未盛行未厚顏回騫雍侍又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吾有四友焉得回也門人加親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得

師也前光後輝得由也惡言不及門嗚呼是人之助也
誠益哉聖人且如是況不逮者乎閣下方以盛年壯猷
將康濟天下而良助猶鮮誠可憮然設或纎人構讒天
子投杼及是也能爲閣下奮不顧身明目張膽論列湔
洗破羣毀而明忠節者果何人哉閣下其念之苟能上
循先聖之法下恤愚夫之言清而容物介不拒善則士
不遠千里而求爲助焉助且至登大階躋巖廊可拱而
俟也其無似者想望風采爲日久矣敢輙獻言以爲謁

見之具雖欲自述節行以干聽覽竊聞古諺有之虜自鬻雖衰不售士自眩雖辯不納顧惟大君子察其材之淑慝而進退之可也鄙心無所私幸焉某再拜

上集賢文相書

昨因宴會遂被廢逐即日榜舟東走潛伏於江湖之上困罝羈縻日與魚鳥同羣躬耕著書不接世故當日之事絕不歷於齒牙之閒或親舊見過往往閔惻而言以謂其以非辜遭廢天下之所共知何久窮居默處無一

言以自辨浩然若無意於世者豈鈍怯不曉者乎其絶不酬應且止其說然內實有所待耳夫為吏坐賄國典之所永棄人情之所不堪其心膂血氣人也家世受朝廷重恩廬墓在京師平生厲名節勤文墨未嘗一施胸中之才豈云銜寃恨困處無人之墟以終此身乎益被罪一二年間謗議洶洶尚未寧息相中傷者皆當路得志其雖欲力自辨雪徒重取困辱耳故若死灰槁木皆昏自放而內實有所待也去歲聞天子驛召閣下入政

事府其久熟閤下之德望中懷油然始有蘖萌之望俄又聞甘陵卒叛結塢自守環師十萬踰月未誅議者謂暴兵日久紀律弗嚴必有他變相因而起閤下慷慨請行馳至城下威令一發士樂奮命即時破壁擒其凶魁使天下懦將驕卒聞之皆震栗竦動以自警飭聲靂奪人消殺異志嗚呼非偉烈明果烏能及此哉天子即時臨軒發策以大丞相印綬付使而往拜焉閤下抗章避讓言論堅正憤疾近世務相奔爭無廉讓之節因事見

意以教有位風采凛凛震動萬方是閤下武足戡難文足表世雖處將相之地乃天子用之之明閤下當之為宜也況謙特一節未若因朝廷之寄紓事業以濟生民之艱也此古人之大君子之所留意也既而果然其雖在巖藪之間聞之不覺廢書而起彈冠攝衣西向引領思一侍几閾傾寫寃憤跡賤道遠未可得也敢輒以尺紙少布下懇葢有所待積年累月得遭其時不忍自棄又幸當日構陷者或死或出故敢縷縷而言以通左右

其下吏之初喧傳四出好事多口者增飾其語聞者不得不惑時閣下在遠鎮必不甚悉也始者御史府與杜少師范南陽有語言之隙其勢相軋内不自平遂煽造詭説上惑天聽全臺牆進取必於君逆施罔羅預立機械既起大獄不關執政使狡吏鞫窮搒掠以求濫事亦既無狀遂用深文此會以常年醵率吏人燕集非類某思之以爲非便遂與同監院劉巽出俸錢十緡又於尋常公用賣故紙錢四五十索相兼使用此錢本由斥賣

棄物兩曾奏聞本院自來支使不係諸處帳籍如外郡貨賣雜物以充公用之類也既以於祀神之餘與館閣同舍本局羣吏飲食共費之推按甚明具獄備在無一物入已而以監主自盜減死一等定刑法司前後斷獄體例及自有正條並不引用閤下察之蓋有由也某之偏言似不足信幸詢於衆論及曉法而公者噫國家制馭姦欺示信天下者令惟法律而已蓋法律著之於篇衆所共曉苟一傾撓人皆具知故太上欽慎不敢自專

豈容有司自爲輕重苟快已志以隳舊典汚辱善士戕害不辜况本朝自祥符以來一用寬典吏有姦贓狼籍未嘗致於深刑今上仁明愛物度越前古官吏一入人罪者往往十餘年未嘗升擢或沈於銓調不與改官此見聖心慎刑惡殺之至而某被此寃濫又有端由但未爲鉅公開陳而建白之天聰一聞玉色必悅閤下以英偉之量押領魁柄必以康濟民物湔滌寃滯爲己任故某不避冒瀆以鋪此言况某者潛心策書積有歲月前

古治亂之根本當今文武之方畧粗通一二亦能施設廢棄踈賤不信於時明公召而與言資相其質衡鑑之下安可妄欺歛之棄之俯伏竢命謹具手啟云云

蘇學士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欽定四庫全書

蘇學士集卷十

宋 蘇舜欽 撰

答韓持國書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增號絶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于持國也然筆迹趨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爲持國班班

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肓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于持國之口邪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猝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嚬言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郵者幾

希矣故閉户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冦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況血屬之多恃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恃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恃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衣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恃國則可

今持國尚有此説況親也義也識也不廹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敝僕日棲棲取辱于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憫我亦何顔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寛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静院明窗之下羅

列圖史琴尊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覽古于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花竒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夸吳又曰吾欲居九夸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爲愁苦哉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適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禄役

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
與親戚常相守邪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
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廹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
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邪常觀常棣之
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
必相拯救後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謂友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于
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于安寧之

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闕予注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闕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答馬永書

放廢幽居士友罕顧足下昧于平昔猥以長書見投究然其未盡士君子相見之禮竊觀書意論辨甚嘉然似執予之迹而未燭其裏者也謂予不以得喪累其所守不爲怨憤不懌之詞此固細節悔過避害者能爲之又

云巧辯飾說言悲貌慼或舍其所修而小人是從此則夸狄之民之所爲烏足道之哉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道何傷而不樂邪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尚或爲衆䇿瓚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内負于已外媿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哉然賢者必欲推已之樂以樂衆故雖焦苦其身而不舍爵位者非已所樂也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宜其安而無悶也是施于衆則

勞而足于已則易亦物理之常勢周公大聖智也尚皇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鼓琴咏歌以味先聖之道何憂憤之可入也乃知古者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畎畝樂以終身葢亦多矣故韓退之謂顔子惡衣食于陋巷而依于孔子雖樂不足稱也又觀其感二鳥賦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疑其年壯氣鋭欲發其藻章以耀于世非其所存也予年四十矣志於道亦有年豈一旦受譴而并棄之舍其所樂自爲沮憤亦何益

于事哉足下但見今之庸人得則軒然而愉失則枯槀而吟謂予當然而不者可取也殊不以聖賢之道筴予所未至徒以衆人而望于予尚慮足下始以是合終將有所發焉故敢不默默

答范資政書

道遠且阻不得上記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閏月所賜手敎一通訓發切至情義並隆懷感益深不可言喻其昨得罪後都下沸騰未已其謗皆出人情之外而往往信

而傳之自念非逺引深潛則不能怏饜者之意又以世居京師墳墓親戚所在四方茫然無所歸始者意亦重去不得已遂沿南河且老吳中既至則有江山之勝稻蠏之美充州有祖田數頃郡中假囘車院以居之親友分俸伏臘似可給豈敢更求羸餘以足所欲日甚閑曠得以縱觀書策及往時著述有未備者皆得綴緝之治易頗有所得時苦與處無人商論乃知君子理身格物之道自有本也險難以萌而不之見宜其悔焉况其性

踈且拙踈則多觸時忌不能防閑小人拙則臨事不敏無所施爲因此遂得退藏蓋亦自幸茍致之劇地責其功績徒自勞困而無補于時也衣食之分秪此而已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聖人之道又無人譏察而責望之何樂如是攝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飲食皆自適内無營而外無勞斯莊生所謂遁生之形者也歲餘來能飲冷而少病此其效與其既廢于世本當于江湖之上與魚鳥麋鹿同樂不欲使聲問蹤跡一至于人間因

閣下之教丁寧委折不得不具道所懷幸閒察焉

又答范資政書

去冬捧策問條目甚備深明憂患之故實之坐右一食三誦嚴然如臨師之前雖未能盡其要處而粗忘隕穫之苦專人至久承親筆伏審坐鎮之暇體力平裕且謂其窮道著書日與聖人語堂奧晏然自居得易艮彖時行時止而其道光明也此閣下教之愛之之過實也夫適其時而動靜使其道之光明此大君子之行藏屈伸

非罪戾人之所可爲也本以不知時之可止而遂于行蹈此機穽今既止而雖欲行莫可得也閤下前視卿輔之地不欲處謙讓引去偃息藩鎮以閑放自喜此正得時止之道也處此至静益宜思念康世尊本之術充于胸中因時而發大庇天下則其道卷舒而光矣放廢者安有此理但守六五一爻之義而已庶乎語言有序悔吝銷亡不貽知己者之所憂念耳閤下察之

答李銳書

去年五月中足下相過遺書始發文藻之美未甚悉其義退而尋繹乃謂予以道自公失而不憂有至高至難之節其言褒矣過甚不敢領覽但一詣門奉謝又不相見迄今將踰年矣嘗謂足下以予不相酬對見怒而絶前日復蒙相訪又貺之書乃以聲名不見稱道于士大夫間爲媿予欲以道相訓而又譽之文義稠重敢又不報其所說焉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時之用舍必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

所行本原既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知于人用于世則脩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待也蓋先能寘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子雖被賊害顛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今足下所爲之文皆希慕賢哲之業背衆人之所向取今世之所舍而反求聲名于其間不亦異乎是亦非予之所知也苟志于彼必失于此故莫得而兩全也心既淆亂將求合之不暇豈道之能專乎孟子謂脩天爵而

人爵從此非必至之論乃誘衆人之說急于教耳志士烏能以聲利動之哉予所以廢棄于時而晏然無悶者此所得也以足下問之之勤安敢藏所得而不告也足下試思之

荅杜公書

伏捧十一月十七日病告中所遺書教筆墨精勁慰諭曲折深閎憂灼煩苦之抱所示夢有求解之勸此乃區區之心積誠有所止通也抑又有說焉丈人才略閎遠

而躋位至此復值朝廷多事之時必將開發素蘊以尊主康民使天下想望風采謳歌德業而後世法則其所爲以捄弊亂雖數百千年赫赫不忘凜然尚有生氣此大君子之事業丈人之所以夙懷也古人常患天不與之全茍得其全遝可至此蓋或得其位而無其才有其才而無其時者多矣丈人才位如此而又當有爲之時是天付之全而使施設才業之秋也設丈人有爲才逢此時而不得此位則某必當歎息泣涕而相弔今丈人

其位其才其時而其反數數有求解之勸是不愚則狂矣然以文人自入樞府于今二年餘矣雖天下共知文人于朝廷謨謀論議日有所補然未厭天下之所以望文人之意蓋賢者未甚進不肖者未甚退二邉猖熾兵帥數敗科率誅斂天下騷然文人雖抱雄才處高位反爲人牽制上下躓疑而不能盡伸徒卷縮憂鬱成疾病于胸中内損天和外隳物望生平辛苦爲善得令名至此而削以此論之較其得失輕重是不若解之之當也

或以謂其吸吸煩辭勸解者以丈人當塗而已不得進此庸人之説恐或有之若丈人得盡其才使天下和平其雖老死畎畝終身不入仕宦如在三旌之位也所可痛者丈人之心與古人通而其才可以治世成務而不得盡發以救艱急此義夫烈士之所感激而慟哭也日月可惜功名易隳處雖爲難退亦未易今雖能偉然引去無補於時亦安足以爲嘉事昔夫子孟氏無位尚屑屑走列國見其陪臣雖甚鄙惡者猶皆以言語感動庶

乎一行其所言以休乎生民況今太上好諫樂善文人
日對天光故未可與彼同年而語今若能挺然不顧竭
力盡忠使言行榮施則天下被其賜與夫默默全身而
去事萬里矣茍不得已則薦賢代已逡巡而退亦不失
古人去就之道此必丈人昔夙之所在念然尚恐為佞
諛之言上惑高明故不避縷述也某再拜

上范公參政書

五月日某頓首獻書于參政諫議閣下某伏觀自唐堲

于本朝賢者在下位天下想望傾屬期至公相聲名烜赫未有如閤下者自閤下作諫官天下之人引領數日望閤下入兩府使天下被其賜及閤下受譴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歎息怒駡以謂宰相蔽君怙權不容賢者在朝將日衰弊無復太平之期當是時無此言者衆指以爲愚惟是險姦凶殲之人嫉閤下聲名出人甚于讎寇然驅于羣議喑嗚相次羌賊不庭西方用武策畫顛倒兵師敗沒衆謂非閤下之才不能了此事天子采天

下之議用閤下于延州果能使士卒奮厲逆寇聞之不敢窺境有求和之請時堂上有沮陷者議者欲食其肉其嘗静思閤下功業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愛而美之非人之盡受惠也由閤下藴至誠以康濟斯民為已任故誠之感人如四時之氣鼓動萬物遠近無不被也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閤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拭目望閤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臺已

聞道路傳云閤下因循姑息不肎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其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衆不復避人矣其始疑之是何知于前而昏于此邪既而又為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其又當閤下之薦不復可與衆辨矣與之合倡實不忍為但惻然媿羞暗不敢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已死者

以此也其又竊觀閣下所爲于時亦孜孜數有建白未
甚爲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于當年乎豈
施設之事未合羣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爲高世
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衆皆云教訓醫工更
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切之務譬如
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餧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愈耳其
受閤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閤下之譽復如當年念
之無他術焉必取衆議而用之則皆厭然而服不復有

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于左右非出于淺見寡識蓋得之羣言焉若閤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于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閤下若更畏縮循默顧望而不為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如此則使姦孅之人得以籍口而快意天下之疑惑有名之人天子不肎采羣議而用人是不為來者之地閤下其念之今所建之事不合指極不過于免位則天下之責不及若不建事而無所為天子將采天

下責而免閣下若天子未免閣下安能肆然久當天下之責乎必因事求免含胡而退則人無復望平生令名至此盡之矣夫建事而免絶異遠甚苟建而得行位自不免于朝廷之利大閣下之聲名復還不亦美乎所建之事不必某之所陳其術在衆論之長者閣下納而行之無憚其大且難也嗚呼歲月有去而無回功名難成而易隳此古人所以珍重寸陰而皇皇于立事也若蹉跌失時則齎汨前志則抱恨萬世爲來者所笑戮無復

自明亦已痛哉亦可惜哉幸閤下留意焉

諮目一

方今儲貳未立國本不建此近臣所當念及也昔憲宗即位五年李絳已上言乞立皇太子今若以太上春秋鼎盛大臣未敢言則請于皇族中擇親賢而長十數人使于內殿日侍講席或時令近臣辨論經義及四方難決之事使據經而對以觀其才至十分領藩鎮是亦前世常行恐今未肯便行且令于京師內當三館國子監

審官三班太常諸寺禮院之類得與士人參用知天下
憂勞之事使之成立有過則罷歸宮邸有勞則優與遷
秩陶染數歲漸可任用夫爲國之要在乎長育人才至
于異類遠民不忍廢棄勤勞教化使就器能豈于宗族
本支之間乃異于是幽閉禁錮僅如繫囚雖有教授之
官備員而已縱有資性無由發揮豈足稱皇王敦睦之
意愛育之心乎又無以示有衆而教天下也此由近世
大臣畏縮避事不肯建言淵衷豈有疑間哉

諮目二

漢之亂由后族典北軍唐之亂由中人領神策禁旅之官不可不慎也近年不擇其才以寵近戚何以懟壯皇武備禦非常乎又都下京營之至僻遠者真宗亦常幸之親視其教閱而賞勞焉今上則車駕罕及也故今諸營教習固不用心事藝豈能精練蓋上不留意則典軍者亦不提轄將校得以茍且隳弛紀律加之等級名分往往不冐自異至于人員與長行交易飲博者多矣此

則約束教令豈復聽從故出入無時終日嬉遊廛市閒以鬭伎巧繡畫爲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習以成風縱爲驕惰若不更加嚴察緩急何以禦寇皆由主軍政者素不擇人所致也今宜建言選威重有才謀能訓撫者爲之嚴而不煩使之畏伏禁絶末作專一武事仍乞皇上聽政之暇時出廵幸別立賞罰著之明文庶使數年之閒軍容復振外方取法不敢因循

諮目三

方今之急莫急于貨財主計者十餘年來相習其弊不務經久疏通之術日偷月削相蒙不知閒則懈怠于事急則侵暴于民外郡轉運州牧承望風旨以尅為能不計時之豐凶地之出產民之有無一切廹之以刑朝令暮辦雖是至多之物其價重增數倍大家居蓄以困下户使弱者流轉强者為賊尋其根本盡任三司也三司者國之計府當慎選才者主之運動四國權衡萬貨平準其價移有足無然後天下之務舉矣今但取高科及

久在翰林者居其任他本不曉財利又知朝廷之意用之以爲資給但應副人情不復留心金穀多者踰歲少者數月已入兩府此不惟國之貨利用度日蹙亦使生民愁苦四海離怨可不思也今欲革其弊必知其本先令兩府與三司會計天下一歲之費幾何一歲之入幾何折其飢荒定其藝極所少之數當于何處節用緩急所須于何處取給又取祖宗之時出入之數校于今日何事不同往時四方用兵于何仰辦茶鹽二物爲利最

大舊用何法歲有登盈緣何改更遂至虧少不須遠引前古利害盡見然後建白于上監而更張剗去煩細之條別定明白之制仍須自下拔取有才通曉錢穀者分立三部各建使名令自辟屬官更相求勝明下詔旨必使久任每歲終則考其耗登而升黜之若不如此改更坐見殘獘而潰亂也

諮目四

今二邊未寧軍須至急朝廷經費又廣過於前時今若

大有所為必先自王者減損示天下以儉嗇則民間縱有誅斂亦皆甘心知國家不肎枉費不得已取之備邊亦為民也昨聞亦曾減省皇上服御之物所得不多不足動人令若請于嬪御之中去其冗食約祖宗之數留一兩倍其餘盡令放出縱之自便其大利者有四焉可以動天下之心知王者約己以便人去欲而惜費其德化大者無出于此一也又幽閉怨曠之人皆得匹耦攄散積陰之憤以召至和之氣二也又令宮掖之中室屋

稍寛無塡委之煩以生溫戾三也又庖爨者約可嚴火禁四也況復歲可省五七十萬緡以助軍須不亦大乎

諮目五

聚斂之事古皆爲之但不傷人情可謂之術漢之故事令天下出戍邊之緡雖丞相子亦皆不免所謂三品之更是也今財用頗匱故可舉行先自仕祿之家次及京師有屋業之人歲輸錢有差以助邊用必先有位則人自無怨不可多取則人自樂輸必令經歲則人復易辦

又不可全依漢制人人盡取恐下户貧民難以應給況鄉邨之閒徭役已多只於京師仕宦及有屋業者取之歲入不啻百萬若用度尚少徐行外郡坊郭之中且事亦師古復不撓下民于掊斂之名最爲得術或謂之緩急恐非至論若倉卒之際得錢何用不如先取爲備可以建事立功消未形之患

諮目六

唐世宰相私第不接賓客及裴公受詔討淮西遂上言

改去前制以延天下之士當時美之史氏書焉相國兩府自來私第見客自閣下入拜乃有新制皆去閣下厭苦候謁者衆遂令諫官上言不顧舊章自取安逸使人情鬱塞深爲不快緩急有事無所赴告此爲沽衆怨之本也故前志以人言喻川必當疏導壅之則有決溢之患况自古有賢智之才而處重位者必孜孜詢采不遺下議然後能成就功業周公即其人也今人無周公之才而又自塗其耳目不欲聞四方多士之論亦已惑矣

幸急建言罷去前詔不惟可以自明必當日有所得擇
議之長者舉而行之故可坐照天下裁制衆務亦使賢
不肖判然于前矣

諮目七

今朝廷之患患在執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默或畏避
大抵皆爲自安之計也定策決議奮不顧身者未見其
人設有敗事使天子無所歸責當承平之時固未見闕
積至今日其弊乃彰近歲大務無如西北二邊前後論

議改更紛然不定已數年矣迄今見成算絕無功效者以此也設有寇作定是敗衂廟堂之上每邊奏一至則聚首相顧莫肯先開言而定議者意有數端或習于舊獘以寡言怨事爲持重得體或不盡知緣邊利害于偏見未敢必發或慮先言爲衆指執敗事受責或恐言而未見信用反有沮之者拘此數節則往往累日不決致失機會不然人人各述一端聱牙異同不可團合或以間隙疑忌不爲平心處決之固亦爲害大矣如此不改

雖更百年終無成功之用也譬如舉一大器使數人共之有力盡心者必爲懈怠餘力者所累敗必矣況西鄙之事閤下所盡知北邊之事富彥國所通曉今宜白于上前乞二邊之事與彥國分領之每補紲邊吏裁制事宜各立一局得以專決仍辟署一二有才識曉邊事者使往來經畫于河北陝西庶知幾變隨時制宜蓋大臣不可數出而親臨苟置措乖方有所當責如此則不敢推避各竭其才一二年間必有成績

蘇學士集卷十

蘇學士集卷十一

宋 蘇舜欽 撰

乞納諫書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皇帝闕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于耳則天下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竄殛之禍不絶于心則百職可以無曠也茍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忘顛覆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

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萬幾至煩事有習弊不可以獨覽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人邪謨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者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本于宸衷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以求鯁直故百寮皆得轉對又置諧匭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與前事相違豈非

大臣蔽塞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廷大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取好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深宫之内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諫臺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虧臣子忠藎之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臣奪氣鯁士

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故漢文感女子之説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况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兹可

爲驚怛伏望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愍于采納下及芻蕘求覩四海之安危垂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牓未削欺罔成風則不唯堂下逺于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見于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于冕旒者非不知出口禍從爲衆憫笑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負蒼生之命亦已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諳𠪿疏景祐五年

正月十八日具官臣某謹頓首再拜昧死上疏皇帝陛下臣昨初到京師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方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狄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際頗異是何災變之作返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見未嘗妄也臣以爲必無是事是亦傳言之濫耳歷問一二朝士皆曰有之因退思念天人之

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凡朝廷政教皆迷下受其獘積陰鬱不和之氣上動於天天於是爲下變異以警戒之使君人者回心省修翻然向道則民安而災息是故古之王者逢天地之變則必避正寢徹樂省饌詢訪正議考求失德而更去之蓋以上帝聰明所作必驗苟弗知懼則非常之孽隨之今此異既告豈徒然哉則王者豈常安於逸豫信任近狎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執事者豈有非賢才或專威福而侵君者乎其所施設之政

豈有不便於民者乎深宫之中豈有陰教不謹或以媚道濫進者乎西北之夷豈有竊萌背盟犯順之心者乎念自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雖疑而口不敢道宫禁夷狄之事固未可知朝廷已然之失則聽輿論而有聞焉又訝朝廷知此大異殊不脩補闕政以厭天戒而安民心默然不怪如平常無事時諫官御史亦不聞進牘白見鋪陳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悖之色豈時與古不同今朝不宜倣古以為事耶

又念有天下者未有不監古而治棄古而亂也豈上位者務在鎮靜不須與民同憂也則又民爲邦本未有本摇而枝葉不動者豈民愚暗不當憂而憂耶則地之震天之所爲也民雖愚天豈愚哉反覆思之不覺驚怛流汗自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恵澤以長此軀便欲盡吐肝膽以封拜奏又昨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果罹中傷言不用而身竄謫甚可悲也是時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今苟務激切不避權右必恐横遭傷害

無補於時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夏之初雷雹暴作臣以謂國家之失衆臣無有爲陛下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也陛下極聖至明其肯忽之果能霈發明詔許臣寮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踊躍欣忭又謂雖有災異陛下能講求嘉言革去時獘故可變化而召善和也旬餘日來聞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絕不聞朝廷從而行之是亦示虛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上天惟實可以安下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不

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聰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此則未可知今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概舉今條大者二詣匭以聞伏望陛下少賜觀覽苟有所采乞斷自睿意即時行焉言或狂瞽乞付臣斧鑕以非所宜言罪之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於已修已者先正於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物理也今則民間喧傳陛下數年以來多引

俳優賤人於深宫之中燕樂無節賜予過度燕樂無節則志荒蕩賜予過度則心侈泰志荒蕩則政事不親心侈泰則用度不足臣竊覩國史見祖宗逐日視朝旰昃方罷猶坐於後苑門上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之故也今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明矣政

事不親而用度不足斯大可憂也伏望陛下脩已以御人洗心而鑒物勤於聽斷舍其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效祖宗之勤勞惜社稷之顛大則天下之幸甚也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今陛下用人似不能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王隨虚庸

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纒其身災
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必鑒之又石中立頃
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
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謨物望甚輕人情所
忽使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
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伏望
即時罷免別建賢才臣又竊見方今以張觀為御史中
丞高若訥為司諫此二人者皆登高第本望以詞華進

用素履温和輭懦無剛鯁敢言之才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必暗相關説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而災異何自而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非有難也臣不勝區區之至

火疏時年二十一登聞獻此疏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冤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鬱政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受蓄者幾於十九民情惎騷如昏墊焉臣以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賞罰弗公之所致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

獄濫寃之至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爲濫寃則又加甚古者決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宫震雨雜下烈燄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者去之

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以答天
意淡辰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役再謀
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
曰章聖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無所貯藏
乃作斯宫及其畢功而海内爲之虚竭陛下即位未及
十年數歲連遭水澇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
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貨耗於内征役勞
於下内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之已爲之是欲竸天

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
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邪豈知而故為之邪豈再造祈
天之祐邪臣不得反覆而量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采
吉士去佞人姑務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寛其
征税則可以謝天地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能脩道
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
脩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元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
詔曰迺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

咎在朕躬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憑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白鶴館不大此宮也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不炎上之罰正爲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别官人有序帥繇舊章敬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故曾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

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宫災豈得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而内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構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論西事狀

臣竊見自西寇逆節天下言兵者不可勝計大抵不過

訓練兵卒積聚芻粟而已其言泛雜無所操揔又陳爛使人耳厭其聞而笑忽之況清衷近輔自有工算故不當復有所獻也然臣卑居長安備見西邊事體其要在乎得人得人則練兵積粟之多不煩帷幄之議而自集也惟攻守之策必須中授何者此事至大不可輕舉近聞朝廷將議深討覆其巢穴此蓋憤其凶悖勇而不知思也孰不知羌氏之俗居不常處獸聚鳥散本無聚積若垂軍絶漠則跨歴險塗被甲裹糧操執兵械外疲而

內懼一日之行有三日之勞曾未見敵先已自病隘而
遇伏則將不支矣昔趙充國之論兵詳矣故中國利守
夷狄利戰從古然也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荒服者
王不王則脩德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薄伐亦謂逐
出之已爾來則逐之去而勿追禦戎之善策也國朝五
路興師亦過敗衂前日劉平不能持重俟隙務於速戰
身罹禽獲傷剥國威是知討之不如守之之利也明矣
近者朝廷拜置夏竦韓琦范仲淹等此皆平定外夷人

所屬望者賊昊姦譎故必疑畏疑畏則將以事驗之以臣竊料今秋必放兵犯塞以觀我師之方略當是之時尤須慎重若能堅壁清野勿與之敵設伏用奇於險塞之地待其師老糧盡而反覆擊之不勞深討而可成功也方今之勢不患其來戰患守之之道未至耳議其功者恐鋭而寡謀敗陛下軍事也愚者之說萬或一效以嘗預西事不敢塞默伏惟聖慮裁察之不勝懇懇之至

乞發兵用銀牌狀

臣謹按周禮牙璋以起軍旅漢世發兵皆以虎符所以
嚴國命而絶姦端厥後給銀牌以爲信五代喪亂凡奉
使調發但樞密院給牒國朝太平興國中以李飛雄之
爲詐有詔復用銀牌焉自後又復廢罷臣竊見方今外
郡兵馬只是三班使臣齎宣起發而無銀符之制况印
之篆刻尋常官吏亦不能盡通姦詐或能爲之當用武
之際必須大爲之防臣欲乞今後起發兵馬及乘遞馬
者中給銀牌以復本朝舊制其規矩乞詔有司詳定之

伏取進止

論宣借宅事康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内侍省牒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牒傳宣旨指射舍屋三十間已來與醫官副使柳堯卿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亾軀家宅無託朝廷方推此恵時謂當然今兹醫卜庸流濫有求請煩瀆天聽侵亂

邦經況賞罰二端國之名器所以驅駕豪傑示信四方若死行陣之家與伎術之輩均用此賞臣竊恐輕重失宜矣方今西鄙未寧暴師塞外流傳四出何以勸人伏望特降德音即時寢罷況栁堯卿自有居第極爲華侈若以其醫藥有效自可以金帛賜之上以重恩賞之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下以絶僥覬之望俾貪冒者萌其恥心臣事在職司合有獻納蓋期賞之不僭非敢文而自營上瀆宸嚴無任懇到之至

乞用劉石子弟

臣近到闕聞黄德和以退軍及妄奏劉平石元孫叛逆朝廷已從軍法處分然劉平石元孫以血戰陷没死於賊手初朝廷未能辨明即時以兵卒監圍其第及德和既已伏辜二族未霑恩澤遷延累日人頗疑惑古者舍爵策勲貴其速也此雖敗衄是亦勤勞於是伏望陛下斷自睿意詔有司於西郊備禮致祭陛下出次素服西向舉哀故禮云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赴軍不

載橐韔蓋古者義也即日降冊追贈賻其家族爵其子弟使死者有知豈無冥助生者懷感必當盡忠烈士義夫聞之震激人人思爲陛下用也劉平子弟臣雖不識聞其頗知邊事用敵西寇必有成功況國恥家讎異於他將則吳用子胥唐拜田布即其義也

投匭疏時年二十二

臣昨伏覩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廣延天下博習之士以大治本降詔之日識者喧然咸謂陛下張祖宗之基致

億兆之福慮意有所不逮政有所未敷雖碩輔盈庭諫臣滿署朝訪前王之陳迹夕講先朝之故事尚欲親問芻蕘廣采髦搢此非唯藴才抱器者幸甚實亦天下之幸甚也臣竊見分四制限十一科使官京師者得應賢良體用之目潛白屋者出赴沈淪高蹈之制州縣判等限以字數武舉策試兼之騎射臣敢謂陛下之詔體則正矣而綱條未至輒有管穴願鋪白而言之夫賢良之科肇於漢世故公孫丞相之徒多以褐衣射策而觧中

入仕其以居位者日邇帝光出入禁掖志或未發則可
囊奏而建言政有未安則可排闥而請見況其身檢命
敕已得爲朝中官則口鉗舌卷鮮肯言天下事惟是韋
帶繩樞之士義疎禮隔趨走塵土間未嘗咫尺人主之
顔面加以天閽九重交戟數里雖胸文陸離筆語滂沛
而豈得一達旒纊之下哉脫欲聲鼓叩輦則有司必以
狂妄之罪羅之且身無一命志氣自得邦家闕政實亦
敢言漢世兼采庶士者深有意於此也下至李唐穿鑿

前軌以謂民間不知帝王之動靜俗儒不講朝廷之經法耑以官士者得應言科及我炎統勃興不血刃而得天下太祖太宗拓樹基扃誕布鴻文而大變汚俗真宗嗣二后教信兩漢法笑却唐弊追還古風故詔賢良而草莽之士無棄也今陛下之詔有異於上是未至者一也次則高蹈丘園沈淪草澤臣亦謂未至者何嘗聞帝者慎器與名不務虛假且遁逸之士不示見聞今陛下垂詔而雜舉之是欲使之自見聞也若出而赴陛下之

詔是其人非沈淪者若出而求陛下之試是其人非高蹈者則皆露己揚才干時謁進者也非唯失彼之行恐使人謂陛下設虚名無精求之意州縣判等亦未折衷夫録人罪失務在淺要不過數字以見意數句以成文今限字二百東之對偶則皆漫誕而無功緐博而寡要不可施用是為空言至如武舉策試兼之騎射竊覩詔旨既令先進軍機後即陛試是陛下取將帥材者也反使張一弓發數天是陛下校一夫之藝取一人之敵也

夫欲練將材而取一夫之技又何異考編鍾堵磬而求鄭衛之音伏願賢良之科使復兩漢真宗之制不以官士爲之限則國家之得失可聞也沈淪高蹈者則令諸郡守窣根索其名而籍奏之然後給傳續食達輦會試以文則蓄響埋照之流不遠而至矣書判者削其字限各罄其才而爲之文識高劣盡可見矣武舉者去騎射之末而訪以機略之大則將帥之具鱗集矣若然則陛下之詔不虛下天下之人無異議四條明而十一科正

矣臣碌碌者豈當輒述國家大事上干天子聽覽蓋以陛下開言路塞諱門采瞽說納愚慮是以析肝瀝悃而具述之若陛下責其犯上罪其錯議臣雖膏鈇轉壑不爲之怨伏願俯而察之干冒宸嚴無任隕越

五事 景祐四年五月七日閤門下

臣聞重閉尚設於勇夫擊柝以待乎暴民是皆前籍立戒以監後人故國門九闔梐枑百重刑人以守閽下士以拂闑所以深嚴帝禁以備非常古者非有符節不得

輙入君門降及後來乃設籍禁品庶官之高下限諸門之出入故東籍而西入者律令有文焉臣竊見國朝皇城宮門皆無名籍往來無間甚非防微之意也臣欲乞令後內城諸門應分番宿直諸色人等各立名籍仍差中官專切提轄

一臣聞事不師古傅說所譏必也正名仲尼之訓臣竊以國寺之監乃卿佐之局南省諸曹皆尚書之任近朝多差京朝官或員外專判於理不順且遠方一州一郡

唯使相及僕射以上方得言判豈京朝小官得判省寺重地臣欲乞令後非有本官者但稱權及句當不令專判庶合前規

一臣謹按前志曰白事之吏民之仇讎又云急吏緩民則吏不可縱政之大功也臣竊見州縣之吏多是狡惡之人窺伺官寮探刺旨意清白者必多方以誤之貪婪者則啗利以制之然後析律舞文鬻獄市令上下其手輕重厥刑變詐奇衺無所不作茍或敗露立便逃亡稍

候事平復出行案設有強明牧宰督察太嚴則締連諸曹同日亡命或獄訟未具遂停鞫劾賦税起納無人催驅近年以來習成此弊官長務從姑息恐失大計見其邪濫不敢以法繩之惟此輩凶人唯利是嗜每糾以嚴憲尚不悛心何況縱之使亂正法實政理之巨蠹黎民之大害焉人雖切齒無可奈何蓋緣國家別無敕條以加檢束臣欲乞令後州縣曹司有闕並於第二人户上選差仍令每五人互相爲保或逃亡者立差官籍其家

量取以充賞募人收捉或遇赦首身亦乞流配别郡如

此則不敢公然作過以紊政經

一臣聞矜孤養老邦家之大政卹貧寛疾冊書之格言

竊見前代皆置悲田養病坊堂在長安中命使專領亦

選名德僧徒兼掌其事縣官出錢收利籍而用之開元

中丞相宋璟上言乞罷中旨不從會昌沙汰僧尼李德

裕以悲田院出於釋氏遂易名而增俻國家富有四海

生齒實繁山澤之間舉無遺利賦税之外復有遠倉或

水旱爲災則流亡相屬遇慈惠之吏必率斂而飼養逢苟且之政必枕籍而死亡蹟本非慵多致歉乏又京兆之内丐乞者多飢寒所侵往往殘廢或自折支體困入泥塗號呼閭里呻吟道路聚爲稪偶甚傷風化陛下仁被草木惠及昆蟲惟此夭傷未霑王澤臣欲乞依有唐故事剏置悲田養病坊州郡並以曹官領之仍於高年擇信行可稱者三兩人與僧官同切管勾三京給田十頃望鎮州七頃諸州軍等第給田以充粥食有羨餘官

錢置本收利以備醫藥十歲以下八十以上仰州縣察訪無家可歸者亦令看養如此則大益仁化無虧國風頌聲喧傳上資聖算和風浹洽可召豐年

一臣聞巨壑雖深獸知所避烈火至猛人無蹈死故歷塊而蹶者皆是玩水而溺者有之古垂此言以喻刑辟者昔聖人惡殘賊之害良民也故明設嚴刑大張憲網必使易避而難犯防微而杜原約之不至煩苛威之以令畏懼奸宄之輩翻然革心因而行之自然刑省苟務

矜貸則冒禁者繇竊見官吏多犯贓汚乃由朝廷法制稍寬貪鄙因緣爲弊凡中人之性本非大兇皆以禁約不嚴是爲貨利所沒手提刑憲人不敢言心恣誅求下受其困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制也殺傷之害不過數人今貪官在官民皆受苦雖有轉運提刑位皆尊崇罕與民接詢訪官吏鮮得實情尚無訟端莫肯發摘知者或欲陳告又非干己臣欲乞今後官典犯入己贓許諸色人陳論得實者以其贓充賞如此則必畏多

言之人亦防十目之視荀卿所謂威厲而不試刑嚴而不用此其得之矣

蘇學士集卷十一